

南

山

集

南山集卷二

桐城戴褐夫著

序

先大人詩序

嗚呼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呼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醕厚忠謹無他腸顧內自憂思刻苦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

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毋效我憂也語畢相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於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詩人之義焉嗚呼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

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泣涕而書之

濤山先生詩序

先生家濤山手植竹數千箇老屋三間厖厖蔽風雨先生年老矣家甚貧陶然自樂人見先生樂不知其貧先生竟亦不自知其貧也命二子種秫爲酒酒熟飲客客醒然先生已醉客不至先生獨持杯滿飲飲亦必醉每醉輒誦其所賦詩卽不知詩者亦爲誦之誦已大呼自豪往往凌其座人淋漓

酣適若不可羈禦其大都如此先生曰吾家少富豪居金陵數年遭喪亂歸來爲學官弟子已而不屑也走窮山中飲酒賦詩以此樂而終其世家人或以粟盡告余余不聽曰姑取酒來酒罄貸之鄰家或出錢往沽或無錢輒脫衣典酒生平好爲詩於詩好唐人於唐人獨好樂天每爲詩不樂天若不爲也每爲詩未有不樂天若也噫吾嘗見夫世之遂遂者而不知止也富貴者多驕矜貧賤者多悲感輾轉汨沒曾不能得吾之一日吾哀之吾又自喜也吾左手持觴右手援筆飲一觴得一句焉

吾醉而詩已就而曠曠然而熙熙然而無所介其懷也豈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發笑矣乎名世嘗讀先生之詩瀟灑不羈如其人其風味直彷彿樂天不誣也而先生奇情曠達與人交無畛域或有不合面斥之事過則已復歡如平常人無知其詩者獨時時見其意於詩先生余外祖也故以命小子曰今之時子之文未有雙也吾詩待子而傳小子不敏謹撰其說而以書之於集之首

劉陂千庶常詩序

詩之亡於人間久矣其故果安在耶古之人未嘗

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徒欲名夫詩而固已無詩矣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亡其已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所以衰也數百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訾互起迭仆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黠而其說更誦詐而不可窮詰彼蓋知古人之不可非也於是據其一說而指之曰古人在是也爲之峻其墻垣固其藩籬彷彿其形貌之萬一以爲已之所獨有而

他人所不能至又懼天下之不吾信也於是惘疑
虛喝而傲睨顧盼以濟其術之窮度幾天下之可
期不深察吾之所以而震而驚之而吾之詩可以
名矣嗚呼世之說詩者此其術也而豈復有詩哉
余不能詩也而於詩之旨猶稍稍能識之自游學
四方見世之所名之詩不復有詩也而頗意世所
不名之詩其中必有詩焉而果得庶常劉君陂干
之詩陂干退讓君子也其容貌粥粥然其與人交
澁澁然其言語辭氣恂恂然嗚呼此陂干之詩也
陂干之言曰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吾之詩吾自

抒其情而已不以名也蓋陂千之詩皆深自藏匿不以示世余索而讀之見其情皆陂千之情而詩皆陂千之詩按之古人之旨自不相遠也使世之說詩者見之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某句不似某家卽不然或謬爲稱之曰某句似某家某句又似某家必欲盡洩陂千之情使之輾轉愴恍而無適從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陂千之尊府先生詩最多亦最工先生平生不以詩示人人亦未有以詩名先生者而吾又嘗見陂千仲弟檢討君詩數章其旨亦如是嗚呼詩亡於

人間久矣而猶存於劉氏之一門凡其所以存者皆不汲汲於名者也彼世之說詩者其名竟何有也

朱翁詩序

無錫朱翁與余同客於宣武門之西偏曰寄園蓋且月餘一日出其詩示余多鏗然可誦之句而其讀史諸作幽憂激楚哀音怨亂余感其意而悲之翁好遊遊輒有詩紀之翁爲人落落穆穆而其意念直不可一世其詩亦不輕以示人獨行吟燕市中無所遇嗚呼俗之衰久矣非獨其仁義道德功

名之際蕩焉無餘雖以詩文之末技而天下皆懵
不知其事宜乎翁之垂老無所遇也吾讀杜子美
之詩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又曰朝扣富兒
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以子美
之才氣天下無雙顧潦倒終身而時時步庸人之
後塵分昏愚之一飽豈不痛哉翁之詩雖遠不及
子美而遭逢畧同則固有可感者今翁且挾其書
並詩以歸誓終隱於烟水之間不復出翁至是始
悔其出乃欲爲鴻飛之冥冥於人世已不復置其
一喙而吾猶諷諷焉爲之悲憐其遇其猶燕雀之

見也夫吾聞無錫有隱君子曰陸紫宸方躬耕巖澤之間而吾友劉言潔翦卧城南終年不出戶外此兩人皆與翁交翁歸而以吾言示之其必有蹶然而興喟然而嘆者矣

方逸巢先生詩序

逸巢方先生有二才子曰舟曰苞皆工爲文章一落筆輒名天下而先生工爲有韻之言跌宕淋漓雄渾悲壯有古人之風人皆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此其說非也吾嘗侍先生側竊聞先生之論詩矣先生曰詩之

爲道無異於文章之事也今夫能文者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取材也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深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而後舉筆爲文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而第於詩中求詩其詩豈能工哉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吾與先生二子過從甚密見先生時時手一編不置六經三史不開卷而盡能舉其辭此先生之詩之所自出也然則先生之詩固以爲文之道爲

之是卽先生之文也其所以教二子之爲文者卽以已之所以學詩者教之而已矣而二子之稟承家法悉得先生之詩學以爲文其所爲跌宕淋漓雄渾悲壯者猶之先生之詩也故人謂方氏父子或工於文或工於詩各據其盛而不能相通者其說非也嗚呼世之學爲文學爲詩者舉未有讀書者也不讀書而乾坤或幾乎息其荒蕪榛莽而不可救者又豈獨詩與文爲然哉此吾所爲讀方氏父子之詩與文而喟然嘆也

程偕柳淮南游草序

余好詩而不工爲詩其於人之工爲詩者必求而讀之涵泳諷誦嘗循環往復而不厭然而近者詩學荒蕪其有當於余心者或幾乎少矣往在燕山嘗爲一二友人作詩序爲指陳今日詩學之弊以正告天下而見而駭之者皆以爲非是是故余之戒爲詩序亦數年於今矣己卯之秋宣城程偕柳過我於秦淮旅舍出其詩一卷曰淮南游草示余余讀之而油然有當於心焉微偕柳之請則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爲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此余向之所嘆爲荒蕪者也偕柳以今年四月自宛上游邗江道途所經苦得詩若干篇所謂淮南游草者也摹情綴景婉麗可風而至於朋友骨肉離別會合之際其藹然之意溢於格調之表者要不足以盡偕柳之志與情而偕柳之志與情亦從是可知已矣此固余之所樂爲序者也夫自廣陵瓜步至於金焦北固皆余之所常游者平生不工爲詩而無以寫其勝概以寄其

卷二
六一
憂思今讀偕柳之詩不禁其蹶然而起也偕柳之外舅曰梅君雪坪江淮間推爲能詩者也而余未之見焉偕柳爲余求而一讀之

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至今流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於家距今踰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於余而屬爲刊而行之於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

所不至至於文字之可以公之於世者卽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於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之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於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爲效法者也頃余有志於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畧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

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著嗚呼祖父死不數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如仇讐其終必至於磨滅倘其見此集而比量於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類有泚而汗浹於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至於仁甫詩餘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搏九霄而今詞家之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齊謳集自序

余少好誦古人之詩時時誦之然輒不復記間爲詩其於古人之旨不肖也因遂棄去自是荏苒浸尋身在貧困而從無吐發憤懣之什嘗自惜且恨

之數年以來客游四方篋中無他書本可以度日而有所感觸輒亦爲詩一兩篇旣成猶軼不錄蓋余之志欲入山窮居專精思慮以務比肩於古人非是弗爲爲之弗存也戊辰己巳之間自燕踰濟游於渤海之濱遍歷齊魯之境同游者數人與余皆困不得志於是多賦詩以自遣而余故不工詩勉而爲之得一百餘章方擬棄去而同游者顧謬加賞歎力勸余存其稿余俯仰從之然非余之志也嗚呼詩之衰久矣世之人初能識字卽高自誇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於古人之詩多能議論

長短分別門戶譬之盲僮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揜腕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知之也不亦大可悲乎余行且歸隱故山終身弗出縱觀古人之詩而因以有吐發憤懣之什或有常乎而茲集之存者同游數人者之志非余之志也數人者爲無錫劉齊武進白寶宿松朱書溧陽史騏生常熟翁振翼華亭畢大生山陰胡賡昌

李縣圃唱和詩序

余居常誦古人之詩而嘆杜子美之才氣橫絕一世後有作者未之或及也子美之秋興八首尤爲

人所傳誦其依仿而爲之者亦不少也而吾以爲
不得子美之所以爲子美雖依仿而爲之非子美
也子美當唐室板蕩憂時感事無可如何而托之
於詠歌崎嶇入蜀爲過客羈人蜀之人無知子美
者然子美故樂蜀錦江之上浣花之濱時時有子
美時時有子美之詩也後之人有能爲子美之詩
者莫如陸務觀務觀爲吏蜀中亦樂蜀之風土蓋
其旣去猶惓惓不能忘蜀其稱蜀中與其思蜀之
詩與子美前後相映也後之人依仿子美而爲之
者不少而卒莫如務觀則務觀乃真子美也而余

又以知蜀中之勝能淹留兩賢其風土必有可樂者當子美務觀之時蜀非無事之國然山川城郭人民謠俗猶不失其佳麗今自明之末以來而蜀已非前日之蜀矣使子美務觀見之當何如歎息而其詩當何如哀怨也吾友撫州李君縣圃宦蜀將行而擬子美秋興之體爲詩八章以道其懷而縣圃之友數人皆和之旣成帙而以示余且求爲之序余嘆縣圃之能詩其入蜀也必能追蹤子美務觀又嘉縣圃諸友之相應和得詩人之意也於是乎書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羣舒之地也古舒地卽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舒兩縣皆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獨爲名勝余嘗登投子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峩極天問君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遊又怪其峯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

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而請序之嗚呼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遑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滌洄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正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壩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稻

羸蚌之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
而姑蘇天台震澤之濱長洲之苑尤爲秀絕往往
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
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下雲烟縹緲陳君
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咏悠然自得
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誦
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
數過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
於此彷彿得之君曰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
雅飾吏治者將於是乎在故爲之書

野香亭詩集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
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
四方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
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太
史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
綿渺而蘊藉嗟乎以余之好詩而至是始能讀先
生之詩甚矣余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不過勉強
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卽有一二能者不過指摘聲
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人其說非

松皋家更唱迭和議論蠶起不數年而度臣別峰相繼物故余窮愁多病飄泊江海之堦今讀符御詩其所遊之地所交之人多與余同而余料檢箚篋曾無文字志之間有一二歌咏如寒螿之咽病馬之嘶已不堪使人聽之其愧符御不已甚乎松皋方出守建甯不以吏事廢其詩學而君山今且客游衡湘及衡嶺東西之間壯心未已山川激發他日歸而其詩當亦如符御之工且富余又增一愧矣

道墟圖詩序

浙東西地多名勝而紹興山水尤爲秀絕寰區其間名臣鉅儒魁奇俊偉豪傑不羣之士比肩接踵而出自宋以來至於明稱極盛焉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而俗尙氣節敦詩書皆非他邦所及去郡城二十里而遙有墟曰有道背甬山而面稷山峰巒迴合川原映帶章氏世居之自其始祖至今凡數十世子孫蕃衍冠蓋相望紹興著姓稱章氏爲第一余於章氏獲交惺村及其兄爾卓惺村司閩江甯多善政而雅歌投壺不改儒素爾卓讀書閩署方從事制舉之學兩人不余棄而與余游每

爲余言其家鄉山水人物與其風土之樂余未嘗
不神往也歲庚辰辛巳間余以事至紹興者再謁
禹陵登府山遊蘭亭泛鏡湖而有道之墟稍爲僻
遠獨未得至焉聞章氏子弟多才且賢而余不獲
交其一二是則余之陋也今年夏余讀書長干爾
卓別余而歸尋復至且攜其族人某所爲墟中圖
凡十八咏其圖者凡十人其詩一百八十首出而
示余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峭拔園林之
幽深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
桑麻果蔬牛羊雞犬藩籬村落塲圃帆檣莫不歷

歷乎其在目而恍若身遊於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有道之墟爲憾乎讀其詩摹寫物情頌美祖德稱述土風清辭麗句時時錯出信乎章氏子弟之多才且賢也爾卓爲言十人者皆年少秀出耳余名而欲得一言焉余書此以復之且以告於惺村曰他日致政歸而優游歌詠於偃稷之間有客擔簦緣磴而相訪者非他人必余也夫

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洽思之所譎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

出於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
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
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警意中各據有一
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詆他人之不能知是其
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
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
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又其甚者務爲不可解之
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
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以此爲術而安得
有詩乎此詩之一變也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

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因相與論詩余曰君之詩宗何代乎曰否僻事以爲奧奇字以爲古乎曰否然則君之詩可觀矣因出以示予予爲擇別其合者若干首他山晚晚不遇策杖行吟時時懼其詩之不傳蓋猶不能忘情於名者余與世論詩多不合而獨喜他山所見畧與余同而他山願欲得余言以爲重蓋予昔讀書山中時當初夏百鳥之噪於簷際者不絕也一日黃鸝來爲數轉百鳥皆鳴已而爭逐使之去復相與音鳴如故余也方爲黃鳥之遠去而他山猶欲爭名於燕雀啁啾之間乎他

山曰吾以待之後也因書而歸之

成周卜詩序

余少而學文恥爲趨時之作有里老父謂之曰女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遠山縹緲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間空濛寥廓獨往焉而無與徒也里老父曰斯境淒清而幽絕不已甚乎女之致則高矣雖然富與貴也無望於女矣自是以後余之所爲文未知果能有此境與否而大名成君周卜之詩則似之予生平用意多悲與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趨者就之人之所必爭者去之蕭疎寂寞

其意象獨宜於山林之間里老父之言則驗矣而成君家世隆盛以貴公子而同於羈人騷士之所爲其於人世之富貴視之夷然不屑也余讀其所爲之詩大抵皆淒清幽絕之音舉凡駢麗之體濃艷之辭與夫一切爛然可喜吉祥美善之語世之人所震而好之者成君一不以入其筆端則是成君之爲人與其詩也誠高矣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互易焉而有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蟲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

竅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
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辭所謂趨
時之作夫亦猶是也及至於霜降木落萬籟歇絕
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秦於荒涼
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此則
吾與成君今日之意象與其所作者是也人有見
者無不笑之然以彼之所爲易之於此此之所爲
易之於彼豈能以一刻安哉故曰人之所好慕一
皆稟之於性而不可強也余喜成君之所好與余
同爰書之以序其詩

傳天集序

華亭高不騫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涌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親之其尊府以名進士愛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迎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蒙召試恩寵頻頒

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車駕北來適余以謁
選在京師查客過余旅舍出其所著傅天集一卷
請余序之蓋皆紀恩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
與夫朋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
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
誦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
今 天子仁聖邁於成周搜奇拔滯鑿輿所至無
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
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
在廷諸臣齶齶啣啣同鳴國家之盛不騫之於先

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
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詠盛美道揚休
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傅天所
以志也予其爲我書焉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
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終淪落於山水之
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
天之弘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
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和陶詩序

龐君雪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甯

知府蒞政之暇輒以吟咏爲事於是有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閒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止遣使至京師屬予序之今天詩之工拙往往視乎用韻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乃世之作詩者多以和韻爲能往往舍己之志以就人之韻強人之韻以從己之情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必與之相類也而後可以比擬而彷彿非然而出於勉強則雖聲音笑貌且不能合而况於意思之所在乎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而

結志在於區外彼其視晉宋之際直如浮垢飛塵
之去來而何況於一身之榮利故其詩清遠閒放
蕭然自得其後蘇文忠謫居海外流離患難之際
深懲世網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乃取靖節詩一
一和之以文忠之才氣一世無雙乃名高取忌至
是欲爲靖節而不得徒志其向往愛慕於吟咏之
間蓋自悔其晚矣易地而論文忠之所遭畧有同
於靖節者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其詩亦猶靖節
之詩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而出於自然而行
其所無事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龐君以詩名數

十年早歲卽受知 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
卽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遇有不可一概論者
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
不少窺龐君之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
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鞅掌以至棲遲閭里之
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
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
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
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于乎韻之和與
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

焉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
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
三窮士間以其所業來請謁焉而西鄰倪生山堂
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皆用力焉尙淺而氣
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尤
好詩苟用力焉而不已十年之後或有可觀者至
是當請先生序之余笑曰序則不難爲也但詩之
爲數小數也學之豈必待十年而後成耶已而余

北游燕趙生時時貽書訪消息且屢作詩懷余生
窮士不自聊賴又志不甘汨沒於世俗故惓惓於
余如此踰年余南還到家卽問倪生而倪生已死
二月餘矣生之父臞然老儒傷其子之早世爲刻
其詩若干首而謂余曰君許吾子以十年後之序
而吾子不及待矣今聊志數言於首簡可乎余悲
而許之蓋余平居竊嘆以爲世道之敝不復有有
志之人生於其間苟有毫髮之不同於世俗則必
受毫髮之困折以至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
亦愈多而昏庸之極者則樂安亦處其極苟有毫

髮之昏則亦必享毫髮之福焉此天道之變不可致詰者也而生之志不與世俗同者僅區區詩文小數天並奪其年而不使之成焉豈不可歎也哉爲書以貽其父使刻諸簡端固生之志也

杜溪稿序

杜溪稿者余友朱君字綠所爲古文也字綠家宿松之杜溪因以爲號其稿凡數十萬言屬余序之且曰吾之文章非吾子莫之傳焉嗟乎余之自廢藥也其矣流離奔走枯槁憔悴之餘舊學盡失而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偉博辨之作視余不

蓄倍蓰過之余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余雖有志於文章然家貧多事不能著書今得字綠歸然傑起卽余亦可以輟筆而字綠尤愛慕余文特甚且以傳其文見屬此以知字綠之虛懷樂善而其文且日進而莫可涯涘也余荒陋無能爲役然字綠之請不可以辭則仍舉曩日之所以語字綠者言之而已昔余嘗與字綠言曰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於百世之後而置身在百世之前唐虞之揖讓於廷而君臣咨警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南朝牧野之戰吾

親在師中而面聆其誓誥也昔又登孔子之堂承其耳提而面命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論也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見其州次部居發凡起例含毫而屬思也以至後世爭戰之禍賢君相之經營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是則吾生於今而不啻生於古自堯舜至今凡三千年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而後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誓欬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此之謂百世之人也若夫一世之人則止識目前之

事而通一時之變雖其至久遠不過百年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須臾而已矣乃若生於一世而一世之人猶懵然不能知則莊周之所謂朝菌也蟪蛄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吾安得百世之人而與之言百世之事哉既以語字綠輒自顧而嘆而字綠聞之未嘗不奮袂而起舞也余與字綠年相若余之學古文也先於字綠而字綠之爲古文余實勸之乃余與字綠東西奔走不能合併者凡七年至是遇於金陵而字綠之志益高讀書益勤而文章日益工嗟乎以余之幽憂多疾精

力漸衰迴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
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
此所爲序杜溪稿不禁輟筆而三歎也余將歸隱
故山與杜溪相距二百里而遙尙欲網羅散軼一
酬曩昔之志苟有撰者必就正於字綠而後存則
余之文且賴字綠而傳也而余又安能傳字綠之
文哉金陵龔君孝水朱君履安方校讐字綠文字
聞余言而善之皆曰戴子之言是也遂書之時庚
辰十月

四逸園集序

泗州王蒙修先生既以其身殉國難閱三十餘年而其孫某輯其詩與文若干篇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介其友盱眙李君某而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文章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其人之不賢也雖其文采爛然而聲名動於當時文章播於後世人之讀之者猶且爲之扼腕太息愛其文而愈益悲其人卒不以其文之工而掩匿覆蓋其生平也其人而賢也雖其世遠風微而聞之者猶且哀而思之求其遺跡以想像彷彿其爲人故卽片言半辭亦爲之咨嗟傳誦流連反覆於不已而况其

文章甚具一一流傳人間有不爲之慨歎而興起者乎當先生之世天下之事已如土崩瓦解萬不可爲及國亡君死而先生以身隨之先生之大節固已爭光日月而區區辭章之際何足以重先生顧使世之讀先生之集者有以想像彷彿先生之生平且因是而有所感發奮起此亦所以傳先生於不朽也先文之詩與文不事雕飾而性情之真自時時流露於其間嗚乎當明之晚節士大夫爭爲壇坫以炫聲名一時菁華爛熳者何可勝數未幾遭變亂而已改節易行往往而是今求其所爲

菁華爛熳者已漸然盡矣而先生之集乃獨重於
人間信乎文章之事存乎其人也豈不然哉先生
故與姜燕及楊機部遊兩人皆極稱先生之賢而
先生之集黃海岸汪長源實爲之序此數人者皆
與先生後先死國難一時君臣朋友之際不相背
負嗚呼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余故牽連書之如
此云

張貢五文集序

張君貢五三湘間積學能文之士也平生矜余文
凡書肆中嫁名借刻者君能辨別爲余之作莊寫

成帙已而余之稿行於世果百不失一久之游江
淮間訪余於皖於金陵皆不遇最後至姑蘇相見
於旅舍執手而言曰吾生楚之南自年十七入服
膺吾子於今且十年君常所著書非吾子莫之正
也乃悉出以相示且請爲序焉余少嘗有志於文
章之事而羈窮失學輾轉汨沒垂老無成卽世所
流布諸書謬爲人士之所稱許而私心耿耿終有
不能自滿其志者貢五年甚少力甚勤而才又甚
敏異日之所成就必有遠勝於余者而余其何能
爲役也顧余之學文也始勤而終怠平生蓋有深

愧者舉以爲貢五告且以策貢五毋效余之汨沒
而無成也始余之從事於文章年不過二十一日
山行遇一賣藥翁相與語因及文章之事翁曰爲
文之道吾贈君兩言曰割愛而已余謾應之曰而
別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歸視所爲文見其辭采
工麗可愛也議論激越可愛也才氣馳驟可愛也
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
不及十二三矣蓋昔嘗讀陸士衡之言曰苟背義
而傷道文雖愛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則雖於道
無傷於義無背亦有當捐而去之者而况背義與

傷道者乎翁之論較陸士衡則精矣余自聞此論而文章之真諦秘鑰始能識之乃家貧多事其業未工而曩時好文之志漸且頽落余之負愧於翁者蓋已久矣翁楚人也惜未詳其姓字而近日楚中文士恐無踰貢五衡湘之間方技之老山澤之臞贈我一二言學之垂三十年而不能成此其人貢五倘見之乎

北行日紀序

往余居鄉以教授餬口不過一百里二百里之內歲得一鍰兩鍰與村學究爲曹伍計四時中省親

一再歸歸數日卽去雖無安居之樂亦無行役之苦後以死喪債負相迫適督學使者貢余於太學遂不得已而爲遠役則始於歲丙寅之冬距今不五年往返奔走徧歷江淮徐泗燕趙齊魯閩越之境凡數萬里每行輒有日紀余性懶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軼而乙亥之夏自金陵至燕山有北行日紀付宿松朱字綠丁丑之春自燕山返金陵有南還日紀付祁門汪獻其已而獻其卒於客舍其稿無從尋覓而今年春字綠自福州來金陵偶檢北行日紀稿歸余余讀之而嘆曰嗚呼客游之困未

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陶淵明詩曰饑來驅我去出門何所之以余之狷隘憂憤滿懷而僕僕於朝市之間所往而輒躓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爲此者誦子路之言與淵明之詩其亦可泣然而流涕已矣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是三者余皆無之方其始謀出門多方假貸經營數月而後成行行李器具而已途中所食皆粗糲往往閱月不能肉食舟車之費皆從節嗇猶有費用乏絕之患其於陸行也余與

奴各賃一騎執鞭者見余書生則大喜往往多索其直一切頗不用命而騎又多不良且善驚雖執轡甚謹猶時時遭顛仆行淖中尤危險往往泥塗被體衣被盡濕而逆旅主人與執鞭者表裏爲奸每於常直外多索錢狺狺張目視髮盡豎如其言償之乃已此在北方爲甚一勺之漿一杯之酒非數倍其價不可得也其於舟行也舟子尤多桀黠時時勞之以酒食乃喜而余每乘舟風輒不利或日行數里或日行數十里小舟如葉坐卧不能伸脊見他舟之順風行者甚羨之而余生平未嘗遇

順風真可怪也其或資用既竭不能獨賃一舟則
與途人共賃一舟廝養走卒輿夫皆不暇擇與之
雜處彼亦引吾爲曹偶誼譁叫囂其困尤不可一
刻安其行以暑也鷄未鳴卽起又早涼行數十里
日漸當午則熱氣蒸薰喘息皆欲絕車馬所踐踏
塵土颺起撲面目不能開日晡小歇食於旅店食
中皆雜塵土不能擇也每日行百餘里而宿西北
方無床以土爲炕壁蝨之所聚處噉人肌膚遂成
瘡痂至於舟行則不能設帷帳蚊終夜集於身以
手撲之血滿掌惟於冬寒之時頗以舟行爲便無

風雪霜露之所侵而陸行當嚴寒手足皆僵如痿痺冰結於髭鬚冷氣徹骨抵暮以厚直買束薪燒之良久乃得煖氣肌膚漸甦寢纒安而圍人已趨之起矣關津之設也如密網商賈之船皆早已輸稅餘舟次第過邏者猙獰林立岸上一舟過輒一人躍入舟衣被皆開視勢如虎狼舟中人皆震恐雖無絲毫之匿亦必稍稍賂之乃去而西北有響馬賊禦人於途懷重貲者恆惴惴恐不保性命東南則多竊盜乘夜爲暴亦或殺人而余行李蕭然襍被之外無長物晝夜幸皆無驚嗟乎古之人濡

手足焦毛髮勞其身以爲天下經營拮据其勤苦
豈特如此而已哉而余所處不過爲一身一家之
計而猶不能遂窮巖斷壑之中必有高人逸士起
而笑余者矣余之游四方以賣文爲生自文體之
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
皆學爲應酬之文以遊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濟
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
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覩而余性疎慵頽放卽
已亦自厭之而不能改宰輔大官相見一揖之外
無他語酒酣論世事咄嗟吁嘻旁若無人人頗怪

之然諒余之無他多不以禮數相責而余文章之名故在四方所至必有主人延掌書記或遣子弟受學然大抵皆出於耳食計日傭賃而已未有行度外之事以給余養親隱居讀書之費者而倡優便嬖之徒居其門下者輒傾困倒廩以與之而無所惜昔白居易爲元稹作墓誌謝之以七十萬皇甫湜作福光寺碑凡三千字裴晉公每字酬以一縑湜大怒以爲太薄以今視昔文章輕重風尚美惡竟何如也嗚呼客游之困果未有甚於余而馳驅奔走之無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余性硜硜

自守平生於非道義雖毫髮不苟取士大夫中雖號爲深交平日以文章道義相砥礪一旦出而連城數百里世俗所稱美士然亦罕有念及憔悴窮愁之故人以一函來問卽余亦未嘗一往謁也故余也非賣文更無生計今且世事愈變文章更無所售雖狡譎諛佞之徒皆易術以去而余抱區區無用之學舉世不知之技以浮沉於遊士幕客之間所謂操隋侯之珠而以彈雀者也至是而愧悔交集不覺其汗之浹於背矣前年之秋老母謝世方當營一抔之土與先君子合葬則爲子之事已

畢矣而吾年近五十未有子息平生欲著書一二種而購求遺書之費復頗不貲今雖稍稍畧具而所購未備不敢付梓聊且命筆恐皆不能成就遂舉手謝時人以去獨身處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終餘年不能復遠役矣偶因讀北行日紀而書其志如此時庚辰二月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

迨宋興而諸儒繼起不可謂盛者歟然皆不幸而
窮於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
得出其萬一使當世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
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
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於道類不及曩時君
子吾嘗慨焉恤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
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
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
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
不過咕咕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

學之所以廢也嗚呼平仲幼清不得爲學者也當
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
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
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
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况余才
質魯鈍頑然無所得於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
雜猶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
奔走求食時人旣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
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

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旣不學未聞道何有於區區者蓋學又不在於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而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旣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

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也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良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關外之事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若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

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畿南
河北復渡河蹂躪於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
都大邑所向皆破而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
子率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
寇前後凡十餘年濱於陷者屢矣而卒獲完豈非
以賢有司之撫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
歟余從諸父老聞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
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畧亦以附
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潘太崖先生詩序

數十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師木崖先生歸然抱獨守殘振音於空谷之中其俯仰慷慨見之於文章詩歌旣以流傳天下矣今復刻其近詩若干卷曰丙丁草曰菘戲草曰倚廬草嘗進小子而詔之曰余窮於天下久矣處靜以窺動居逸以觀勞而世道之升降已不知其幾變矣從事形迹之間與人世角逐爭一旦之榮利吾不安焉謝絕人事托迹林壑而力不能買山以隱每望龍眠諸峯在烟雲縹緲之間未嘗不神往也日閉戶著書論古人成敗其於有韻之言尤爲好焉者謂可寫吾之

名一
三十一
憂思以終余年而娛余志此亦見其老而無倦焉
不忍棄也小子退自思不幸遭憂患有膏肓沉痾
之疾而呻吟鄙俚輒不敢多作又以饑寒馳驅餽
口於四方思欲稍脫於憂患幽閒無事侍先生几
杖以考詩學之源流而知所從事則弗可得顧嘗
從事於古文辭頗有所論述時人無知者獨先生
以爲有司馬遷韓愈之風荏苒歲月寥落無成恐
遂以廢業負先生惓惓獎勵之意故於其集之出
而序之於此至其詩詞之雅健工絕則人皆能道
之而不必小子之喋喋也

初集原序

有道於此焉驅天下之人揚眉瞬目以從事於其間則豈非文章之爲道歟然言旣出而不傳身未沒而名喪無不歸於泯滅漸盡而其可傳而不朽者或數百年而一見是何業之者之多而成之者之少乎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可以人力與也世之學者其天之所與旣不逮古人而又無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胸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牽規矩依傍前人曰吾學某善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銖銖而稱之然而未嘗似也卽一一似之而我

之爲我者盡亡矣余生二十餘年迂疎落寞無他
藝能而竊嘗有志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
家之言顧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妄欲追踪
古人然家無藏書不足以恣其觀覽又其精神心
力困於教授生徒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振之於
泥塗之中昔李翱學古文韓退之謂其家貧多事
恐不能卒其業是以每一念及輒用此爲悵悵恐
遂廢業不能有所成就然而胸中之思有時而不
能自遏輒亦往往有激昂發憤之詞非敢自謂有
當於古人之旨也若夫承訛踵謬如俗學之失則

知免矣假令天而不遺斯文使余得脫於憂患無
饑寒抑鬱之亂其心而獲大肆其力於文章則於
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而在苒歲月困窮轉甚此
其所以念及於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竊
又嘗謂世衰道微求如向之俗學已不可多有苟
讀書著文時人相嗤笑之而重以余之落落無所
合且詬厲從之矣今夫都會之間車輿輻輳之地
卽培塿小阜亦足以稱爲名勝而奇怪弭碑之觀
在於窮鄉僻壤則無有載酒其中而歌詠其勝者
夫文豈有異於是乎歲辛酉余教授江濱洲渚之

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偶從事於文章得若干
篇彙爲一集雖不足觀然觀於此已知吾之有志
於斯道而未遠因台前數歲之作編以爲初集云

南山集卷二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